明天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药

明天
作者：魯迅
1920年6月

一件小事

本作品收錄於《吶喊》和《〈新潮〉月刊·第二卷·第一號》

『沒有聲音，——小東西怎了？』

紅鼻子老拱手裏擎了一碗黃酒，說着，向間壁努一努嘴。藍皮阿五便放下酒碗，在他脊梁上用死勁的打了一掌，含含糊糊嚷道：

『你……你你又在想心思。……』

原來魯鎮是僻靜地方，還有些古風：不上一更，大家便都關門睡覺。深更半夜沒有睡的只有兩家：一家是咸亨酒店，幾個酒肉朋友圍着櫃臺，喫喝得正高興；一家便是間壁的單四嫂子，他自從前年守了寡，便須專靠着自己的一雙手紡出棉紗來，養活他自己和他三歲的兒子，所以睡的也遲。

這幾天，確鑿沒有紡紗的聲音了。但夜深沒有睡的既然只有兩家，這單四嫂子家有聲音，便自然只有老拱們聽到，沒有聲音，也只有老拱們聽到。

老拱挨了打，彷彿很舒服似的喝了一大口酒，嗚嗚的唱起小曲來。

這時候，單四嫂子正抱着他的寶兒，坐在牀沿上，紗車靜靜的立在地上。黑沈沈的燈光，照着寶兒的臉，緋紅裏帶一點青。單四嫂子心裏計算：神籤也求過了，願心也許過了，單方也喫過了，要是還不見效，怎麼好？——那只有去診何小仙了。但寶兒也許是日輕夜重，到了明天，太陽一出，熱也會退，氣喘也會平的：這實在是病人常有的事。

單四嫂子是一個粗笨女人，不明白這『但』字的可怕：許多壞事固然幸虧有了他纔變好，許多好事卻也因爲有了他都弄糟。夏天夜短，老拱們嗚嗚的唱完了不多時，東方已經發白；不一會，窗縫裏透進了銀白色的曙光。

單四嫂子等候天明，卻不像別人這樣容易，覺得非常之慢，寶兒的一呼吸，幾乎長過一年。現在居然明亮了；天的明亮，壓倒了燈光，——看見寶兒的鼻翼，已經一放一收的扇動。

單四嫂子知道不妙，暗暗叫一聲『阿呀！』心裏計算：怎麼好？只有去診何小仙這一條路了。他雖然是粗笨女人，心裏卻有決斷，便站起身，從木櫃子裏掏出每天節省下來的十三個小銀元和一百八十銅錢，都裝在衣袋裏，鎖上門，抱着寶兒直向何家奔過去。

天氣還早，何家已經坐着四個病人了。他摸出四角銀元，買了號籤，第五個便輪到寶兒。何小仙伸開兩個指頭按脈，指甲足有四寸多長，單四嫂子暗地納罕，心裏計算：寶兒該有活命了。但總免不了着急，忍不住要問，便局局促促的說：——

『先生，——我家的寶兒什麼病呀？』

『他中焦塞着。』

『不妨事麼？他……』

『先去喫兩帖。』

『他喘不過氣來，鼻翅子都扇着呢。』

『這是火尅金……』

何小仙說了半句話，便閉上眼睛；單四嫂子也不好意思再問。在何小仙對面坐着的一個三十多歲的人，此時已經開好一張藥方，指着紙角上的幾個字說道：——

『這第一味保嬰活命丸，須是賈家濟世老店纔有！』

單四嫂子接過藥方，一面走，一面想。他雖是粗笨女人，卻知道何家與濟世老店與自己的家，正是一個三角點；自然是買了藥回去便宜了。于是又徑向濟世老店奔過去。店夥也翹了長指甲慢慢的看方，慢慢的包藥。單四嫂子抱了寶兒等着；寶兒忽然擎起小手來，用力拔他散亂着的一綹頭髮，這是從來沒有的舉動，單四嫂子怕得發怔。

太陽早出了。單四嫂子抱了孩子，帶着藥包，越走覺得越重；孩子又不住的掙扎，路也覺得越長。沒奈何坐在路旁一家公館的門檻上，休息了一會，衣服漸漸的冰着肌膚，纔知道自己出了一身汗；寶兒卻彷彿睡着了。他再起來慢慢地走，仍然支撐不得，耳朵邊忽然聽得人說：——

『單四嫂子我替你抱勃囉！』似乎是藍皮阿五的聲音。

他擡頭看時，正是藍皮阿五，睡眼朦朧的跟着他走。

單四嫂子在這時候，雖然很希望降下一員天將，助他一臂之力，卻不願是阿五。但阿五有點俠氣，無論如何，總是偏要幫忙，所以推讓了一會，終于得了許可了。他便伸開臂膊，從單四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中間，直伸下去，抱去了孩子。單四嫂子便覺乳房上發了一條熱，剎時間直熱到臉上和耳根。

他們兩人離開了二尺五寸多地，一同走着。阿五說些話，單四嫂子卻大半沒有答。走了不多時候，阿五又將孩子還給他，說是昨天與朋友約定的喫飯時候到了；單四嫂子便接了孩子。幸而不遠便是家，早看見對門的王九媽在街邊坐着，遠遠地說話：

『單四嫂子，孩子怎了？——看過先生了麼？』

『看是看了。——王九媽，你有年紀，見的多，不如請你老法眼看一看，怎樣……』

『唔……』

『怎樣……？』

『唔……』王九媽端詳了一番，把頭點了兩點，搖了兩搖。

寶兒喫下藥，已經是午後了。單四嫂子留心看他神情，似乎彷彿平穩了不少；到得下午，忽然睜開眼叫一聲『媽！』又仍然合上眼，像是睡去了。他睡了一刻，額上鼻尖都沁出一粒一粒的汗珠，單四嫂子輕輕一摸，膠水般黏着手；慌忙去摸胸口，便禁不住嗚咽起來。

寶兒的呼吸從平穩變到沒有，單四嫂子的聲音也就從嗚咽變成號咷。這時聚集了幾堆人：門內是王九媽、藍皮阿五之類，門外是咸亨的掌櫃和紅鼻子老拱之類。王九媽便發命令，燒了一串紙錢；又將兩條板橙和五件衣服作抵，替單四嫂子借了兩塊洋錢，給幫忙的人備飯。

第一個問題是棺木。單四嫂子還有一副銀耳環和一支裹金的銀簪，都交給了咸亨的掌櫃，託他作一個保，半現半賒的買一具棺木。藍皮阿五也伸出手來，很願意自告奮勇：王九媽卻不許他，只准他明天擡棺材的差使，阿五罵了一聲『老畜生』，怏怏的努了嘴站着。掌櫃便自去了；晚上回來，說棺木須得現做，後半夜纔成功。

掌櫃回來的時候，幫忙的人早喫過飯；因爲魯鎮還有些古風，所以不上一更，便都回家睡覺了。只有阿五還靠着咸亨的櫃臺喝酒，老拱也嗚嗚的唱。

這時候，單四嫂子坐在牀沿上哭着，寶兒在牀上躺着，紡車靜靜的在地上立着。許多工夫，單四嫂子的眼淚宣告完結了，眼睛張得很大，看看四面的情形，覺得奇怪：所有的都是不會有的事。他心裏計算：不過是夢罷了，這些事都是夢。明天醒過來，自己好好的睡在牀上，寶兒也好好的睡在自己身邊。他也醒過來，叫一聲『媽』，生龍活虎似的跳去玩了。

老拱的歌聲早經寂靜，咸亨也熄了燈。單四嫂子張着眼，總不信所有的事。——雞也叫了；東方漸漸發白，窗縫裏透進了銀白色的曙光。

銀白的曙光又漸漸顯出緋紅，太陽光接着照到屋脊。單四嫂子張着眼，呆呆坐着；聽得打門聲音，纔喫了一嚇，跑出去開門。門外一個不認識的人，背了一件東西；後面站着王九媽。

哦，他們背了棺材來了。

下半天，棺木纔合上蓋：因爲單四嫂子哭一回，看一回，總不肯死心塌地的蓋上；幸虧王九媽等得不耐煩，氣憤憤的跑上前，一把拖開他，纔七手八脚的蓋上了。

但單四嫂子待他的寶兒，實在已經盡了心，再沒有什麼缺陷。昨天燒過一串紙錢，上午又燒了四十九卷大悲呪；收斂的時候，給他穿上頂新的衣裳，平日喜歡的玩意兒，——一個泥人，兩個小木碗，兩個玻璃瓶，——都放在枕頭旁邊。後來王九媽掐着指頭仔細推敲，也終于想不出一些什麼缺陷。

這一日裏，藍皮阿五簡直整天沒有到；咸亨掌櫃便替單四嫂子僱了兩名脚夫，每名二百另十個大錢，擡棺木到義塚地上安放。王九媽又幫他煮了飯，凡是動過手開過口的人都喫了飯。太陽漸漸顯出要落山的顏色；喫過飯的人也不覺都顯出要回家的顏色，——于是他們終于都回了家。

單四嫂子很覺得頭眩，歇息了一會，倒居然有點平穩了。但他接連着便覺得很異樣：遇到了平生沒有遇到過的事，不像會有的事，然而的確出現了。他越想越奇，又感到一件異樣的事：——這屋子忽然太靜了。

他站起身，點上燈火，屋子越顯得靜。他昏昏的走去關上門，回來坐在牀沿上，紡車靜靜的立在地上。他定一定神，四面一看，更覺得坐立不得，屋子不但太靜，而且也太大了，東西也太空了。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圍着他，太空的東西四面壓着他，叫他喘氣不得。

他現在知道他的寶兒確乎死了；不願意見這屋子，吹熄了燈，躺着。他一面哭，一面想：想那時候，自己紡着棉紗，寶兒坐在身邊喫茴香豆，瞪着一雙小黑眼睛想了一刻，便說，『媽——爹賣餛飩，我大了也賣餛飩，賣許多許多錢，——我都給你。』那時候，眞是連紡出的棉紗，也彷彿寸寸都有意思，寸寸都活着。但現在怎麼了？現在的事，單四嫂子卻實在沒有想到什麼。——我早經說過：他是粗笨女人。他能想出什麼呢？他單覺得

這屋子太靜，太大，太空罷了。

但單四嫂子雖然粗笨，卻知道還魂是不能有的事，他的寶兒也的確不能再見了。歎一口氣，自言自語的說，『寶兒，你該還在這里，你給我夢裏見見罷。』于是合上眼，想趕快睡去，會他的寶兒，苦苦的呼吸通過了靜和大和空虛，自己聽得明白。

單四嫂子終于朦朦朧朧的走入睡鄉，全屋子都很靜。這時紅鼻子老拱的小曲，也早經唱完；蹌蹌踉踉出了咸亨，卻又提尖了喉嚨，唱道：——

『我的冤家呀！——可憐你，——孤另另的……』

藍皮阿五便伸手揪住了老拱的肩頭，兩個人七歪八斜的笑着擠着走去。

單四嫂子早睡着了，老拱們也走了，咸亨也關上門了。這時的魯鎮，便完全落在寂靜裏。只有那暗夜爲想變成明天，卻仍在這寂靜裏奔波；另有幾條狗，也躲在暗地裏嗚嗚的叫。

（一九二〇年六月。）
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，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，其作者1936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本作品現時在兩岸因著作權保護期屆滿而屬於公有領域。根據2020年第三次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二十三條第二款（司法管轄區為中國大陸，不包括香港和澳門）和中華民國《著作權法》第三十三條（目前司法管轄區為臺澎金馬地區），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作品，在首次發表50年後，或者自創作完成起50年內未發表，即進入公有領域。其他適用作品則在作者死亡後50年進入公有領域。

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》（2001年修正版），法人作品應滿足三點要求：（1）由法人（或其他組織，以下簡稱「法人」）主持創作，而非工作人員自發進行；（2）創作思想及表達方式體現法人意志；（3）由法人負責，而非執筆者。（詳情）

鲁迅《药》最初于1920年10月在《新潮》月刊第二卷第一號上发表。《鲁迅全集》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于1938年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